

美国硅谷成功的经验借鉴

——政府、大学与企业模式

陈立书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534

摘要:美国政府在硅谷早期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因素,硅谷企业有效率的操作是硅谷领先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斯坦福工程院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引领了硅谷中企业和大学共同发展的潮流。本文旨在分析美国政府、企业与大学三者的互动与配合经验,来启示中国科技园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硅谷;企业;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6.44;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0-0289-02

作者简介:陈立书(1989-),女,汉族,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管理。

一、硅谷的起源

硅谷之所以称为硅谷,是因为1971年美国一家半导体杂志使用硅谷这个名称。最早在美国一条街道上的车库旁立着一块由加州政府写着“硅谷诞生地”的碑。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车库里创造了惠普,而他们正是斯坦福毕业的学生。两人各有所长,在创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了第一个产品音频振荡器。自此以后,在他们的领导下惠普在电脑界有了不俗的成绩。惠普公司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必胜意志和坚持不懈、勤奋工作的作风已受到世人的普遍称赞,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高技术公司。

二、早期美国国防军费对硅谷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旧金山吸引许多人投入了军事建造中,美国政府给予大学实验室军事拨款带动了该地区军工行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加利福尼亚北部经济转型做了很大的贡献。在雷达、固态电子学与计算机方面,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的技术和成熟的企业一起促成了新企业。大量的斯坦福科研教学人员都参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研究中。硅谷早期是由美国国防工业支撑的,军事拨款在硅谷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年代、60年代早期的时候,光美国国防部购买的硅谷的芯片就占了硅谷芯片总产量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企业一起开发国防技术,加快了国防用品消费市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风险资本兴盛前,联邦资金不容置疑的推动了硅谷的创业和技术的进步。

三、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以圣和西市为例

圣和西坐落于美国加州的北部,属于旧金山海湾区。圣和西的创新精神使其成为硅谷的首府,领导着世界的创新。圣和西地区拥有5900家企业,其员工超过5万人。圣和西政府给予企业相应的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硅谷地区提供了一流的办公楼场所和快捷的交通系统,在企业振兴区的企业享受政府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包含:1. 销售和使用权减免企业用于购买加工产品的机器及设备的费用可以抵免8.25%的州所得税。企业首次购买或租赁设备的成本达到两千万美元,企业可以申请减免2. 员工少于35人的小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措施,用于建设新的厂房或者租用厂房房租上可享受50%的折扣消费税。3. 雇佣以下类别(如伤残军人、儿童看护者、低收入者、失业者、少数族裔等)

的企业可以申请5年的税收抵免用于发放工资。4. 企业振兴区内专用的部分有形财产,抵扣额度可以高达2万美元。5. 100%的经营净亏损可在15年内结转,以降低随后若干年应纳税收入的总额。6. 该区域内的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可以部分减免,减免额度是工资的5%,不得超过525美元。7. 圣和西政府的职业计划为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了便利。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就业信息。

四、政府对大学政策上的支持

美国硅谷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企合作的发展。美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都给予了硅谷企业特殊的政策。198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通过了Bayh Dole法案,美国高校有权利将研究成果的专利权授予企业,可以采用独家许可或非独家许可的形式。此外,美国政府规范了校企合作中的细节尤其是知识产权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样一来很好的保护了高校和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了一些合作产生的矛盾,促进了双方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斯坦福在校企合作模式上也制订了相应的管理政策方便了合作提供便利,保证合作的有序进行。在这些政策的制定上,斯坦福站在了企业的立场和需求形成了便利的合作流程。斯坦福定期在网站上更新本校最新的专利成果和项目合作动向。相应地硅谷地区企业也可以在网上看到最新的合作意向信息。同时,斯坦福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严密的体系,同时保护了学校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又调动了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五、硅谷企业的成长研究

硅谷其实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系统中包含各种高科技企业这类的资源。这个生态系统主要是由以下资源组成的:

(一) 密集的、有实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硅谷地区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被有些学者比作“地区发展的催化剂”。硅谷孕育着世界一流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这就为当地的企业提供了雄厚的研究基础。斯坦福这类的学校就为硅谷企业提供了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支持,带动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行业创新发展。

(二) 充裕的风险资本

(下转第288页)

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4]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中之一,同时也要注意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这就要求“现实中的人”不断应对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新的物质资料,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从“以人为本”的维度,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以人为本”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考察人类原始的历史关系,从满足生存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需要的活动和为需要用的工具引起的再生产、人口的繁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等四个因素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由此推断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贯穿这四个因素的始终是“现实中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要求我们要以批判旧世界、发现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实现自身和社会的真正改造”^[1]。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中的人”对当代中国建设的启示

首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因而是我又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1]当个人能自由而全面的实现自身的价值,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的职业和劳动时,将共产主义事业由理想

变为现实。

其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重视“人的解放”。“正是‘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现实活动才造就了‘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7]。社会是现实的社会,具有历史性,需要“现实的人”全力以赴。所以,在当今社会的建设中,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着眼于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而忽视了个人的满足与发展,我们应注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实现我国人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创造更辉煌的历史。

[参 考 文 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郭婷.从“以人为本”浅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J].决策与信息(旬刊),2014,33-33.
- [3]骆爽.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本质问题的两点思考[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
- [4]穆艳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导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9.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曹承家.浅论建设和谐社会需坚持以人为本[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 [7]关园.论“现实的人”的含义及其意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解读[J].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决策探索(下半月),2015.6.

(上接第289页)

较之传统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多了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两个特征。美国风险资本的规模也逐渐地变大,从最初1980年的6亿美元到后来1999年的200亿,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从500家暴涨到2000多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将近一半落户于硅谷,硅谷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风险资金。硅谷的风险投资给高科技企业创业和创新带来了持续的资金,也给予了企业关于技术、人才、管理、营销到融资上市等一站式的支持。

(三)独特的企业家与创业精神

硅谷之所以世界闻名还因为它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斯坦福学校就培养出了许多成功的创业家,以至于斯坦福被称为“企业家的摇篮”。硅谷拥有一种鼓励人们从企业中独立出来创业的精神。失败对于硅谷企业家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人们并不以为然。他们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创造的失败孕育着成功”、“失败对人的发展是一种财富”。

(四)高效、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硅谷拥有的专业化服务公司的数量不断激涨,大大小小的企业的员工数量也在成倍增长。高效率的个性化服务节约了时间与管理成本,为创新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带来时机。市场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只能而企业只需要专注于内部的企业职能。

六、总结

本文美国政府早期对硅谷企业的支持,揭示了早期硅谷的发展支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值得我

国科技产业园所借鉴的。硅谷地区大学尤其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高校对学校与企业联合创业的鼓励,也是今后硅谷地区高校发展的指向标。硅谷地区企业文化的内涵也是各大大小小企业不断前进的动力。风险投资对硅谷高新技术公司的创新、创业都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风险投资的注资,高新科技的理论变为现实,项目成为产品,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总而言之,政府对企业、大学的支持,企业对失败文化的包容,还有学校对企业的技术支持,都是硅谷成功的必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Fumio Kodama, Measuring emerging Categories of innovation:Modularity and business model[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Social Change71, 2004:623-633.
- [2]Khanna. Dan M. The ris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Silicon Valley 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M].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7:119-126.
- [3]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M].山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9(12).
- [4]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EB/OL].http://www.stanford.edu/.
- [5]罗良忠,史占中.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12(49):53.
- [6]钱颖一.硅谷的故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1).
- [7]文钧.风险投资在美国硅谷创新体系中的作用[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6.10.
- [8][美]卡伦·索斯威克.新经济规则:硅谷新生代重新洗牌[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1.